

第五篇 牡丹事件與打狗 ▶▶

基本上，台灣開埠後的涉外關係，隨時都有爆發危機的可能。設非外國駐台領事知所節制，或有關國家不藉機興兵，台灣涉外關係是難期和諧的。

牡丹社事件給日本找到了出兵台灣的藉口，也給李讓禮一償夙願的機會。一八七一年琉球人民航海，遇風飄至台灣東南，遭牡丹社生番殺害五十四人，生還的十二人後來經中國送返琉球。日本於一八七三年中日天津條約換約的機會，探知中國無意懲處滋事生番，乃決意興兵台灣。

在英國駐北京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指示打狗的英國領事額勒格里，應逐日記錄日軍出兵臺灣的情形（F.O. 228/542, p.4）以前，額勒格里便已經開始呈報有關資料了。從1874年5月11日起，到同一年12月29日，日軍全部撤離為止，額勒格里總共做了24篇有關牡丹社事件的報告（F.O. 228/542, pp. 17-154）。這些是研究牡丹社事件的第一手資料。

打狗是國際港埠，1874年外國軍艦到訪打狗，再從打狗出發，前往琅嶠灣，都與牡丹社事件有關。

日本對臺灣的意圖，其實，早在中日天津條約換約之前便已經確定了。換約的機會，以及總理衙門「臺灣生番化外之民未便窮治」的說法，只是提供日本出兵臺灣的藉口。日本決定出兵臺灣在先，等找到藉口以後，才正式行動。根據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日脫稿出版的「海軍水路寮御用」的二十五開本線裝書〈臺灣水路誌〉，可以確定，到一八七二年年年底為止，日本海軍已經蒐集了相當豐富的海文資料，把從日本到臺灣途中的重要島嶼，相灣關的水深與航道資料，甚至包括了英國和美國海軍蒐集的臺灣海文資料，全部集中在那本書裡面。

一八七四年四月，由西鄉從道統率海陸軍一萬五千人，用李讓禮為參將，李的舊識一名美國海軍軍官和另外一名工程師一擔任軍事指揮，還有數十名西洋人擔任引水（導引入港的）和其他技術性指導的任務，購買和租用英、美輪船運輸，利用廈門和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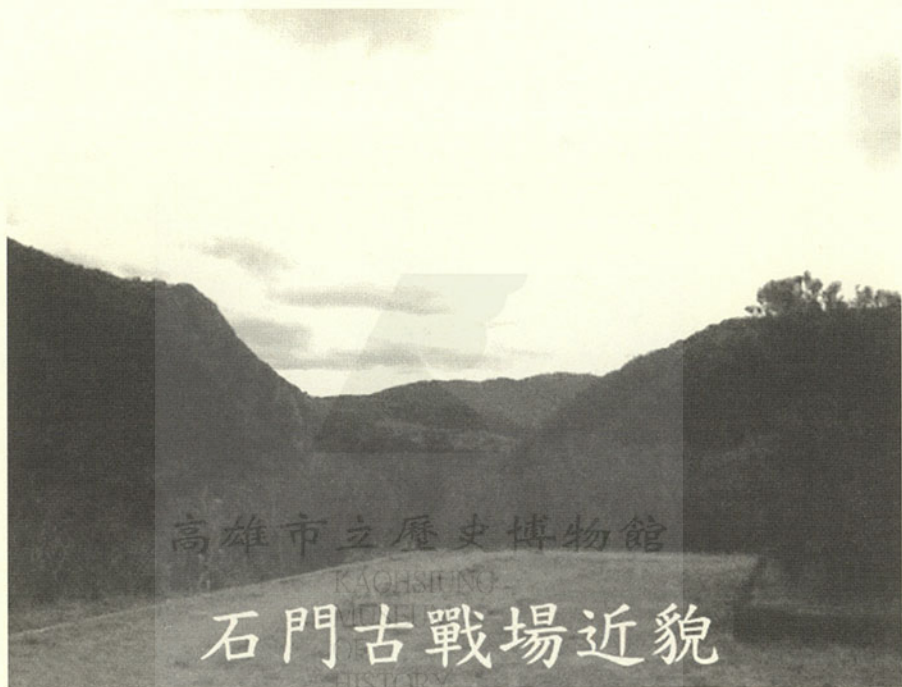
籠作補結站，以台灣東岸為到達攻擊地區—琅嶠（今屏東車城）一前的最後一個集結地，利用一名歸化美國籍的台灣通華裔和屏東社寮村長的兒子為嚮導和通譯，以威脅利誘方法，屈伏了南台灣大部分的生「蕃」，包括牡丹社在內的少部分生「蕃」，雖然不敵敗退，但仍在頑抗。日軍水土不服，並有若干死傷，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中國增兵台灣，與日軍保持一定的距離。中國對於日本此次侵略台灣，並未抵抗，反而出錢引誘日本撤兵，而且由於條約內容的失當，致使日本以為中國默認琉球屬於日本。



圖九 一八七四年日軍登陸行進路線圖

說明：琉球人民航海在八瑤灣（今旭海）遇害以後，日軍從社寮（車城稍南）登陸，進攻牡丹社。

資料來源：Edward H. House, 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Tokyo: n.p., 1875



圖十 石門古戰場

攝影／葉振輝



圖十一 西鄉都督紀念碑

攝影／葉振輝

說明：聳立在海拔三九八公尺石門山上的西鄉都督紀念碑（日文原碑用「記」字），先被日本人重視半個世紀，再被台灣人遺忘也近半個世紀了。



琉球藩民墓正面

圖十二 琉球航海難民之墓 攝影／葉振輝

說明：在屏東車城鄉統領埔地方，往石門的公路旁，右側小徑走入約150公尺。

HISTORY

牡丹社事件對整個中國的影響，實際上不如對台灣的影響深刻。事後，清廷想起新式海軍的必要；其次是中國失去琉球—最後第三個藩屬。就台灣來說，牡丹社事件後，新設恆春縣（今屏東縣），台灣由一府變成兩府，政治地位提高；開山撫「蕃」，台灣「生蕃」漸成歷名詞，文化地位提高；取銷渡台禁令，經濟地位提高；自此以後，台灣的開發，更上層樓，開始有了積極的意義。

牡丹社事件後，在打狗港口兩岸，興建了哨船頭的雄鎮北門砲台、與旗後的威震天南砲台；從打狗的哨船頭，拉了電報線，到台南的臺灣府城，又拉到安平。於是打狗有了臺灣最早的電報，和當時臺灣最堅強的海防砲台。